

1

繁华都市 ,车水马龙 ,人流如织。

每一个忙碌在这喧嚣都市之中的人 ,都在追求或寻找着自己想要的东西。

或梦想 ,或机遇 ,或钱财 ,或运气。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当然 ,也有的不是为这些。

比如安然。 或者还有和她一样的人。

阳春三月 ,南方炙热的阳光底下。

奔波了数日的安然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 ,茫然四顾 ,满脸疲惫和悲怆。

她是来找丈夫的 ,而且怀有三个月的身孕了。

在这种不平常的都市环境里 ,每一个平常的人都可能有不平常的事情发生。





要不然为什么说人生如梦命运无常呢芽

安然做梦也没有想到 ,在这座城市里 ,在自己的一生中 ,会有以后那些惊心动魄的事情发生。

为了继续把丈夫找下去 ,她得在这里找一份工作维持生存。

虽然她是个大学本科生 ,学英语的 ,而且年龄也只有二十七岁 ,可是因为应聘录取要进行体检 ,她始终没有通过这一关 ,来到这里半个多月了 ,身上的钱也花光了 ,可丈夫依然没找到 ,工作也依然没找到。

丈夫孟含是一年前来这座城市的 ,去年底还回家了一趟 ,可当两个月后 ,安然怀着喜悦无比的心情要将怀孕的消息告诉丈夫时 ,却发现他的手机停止使用了 ,打电话到他上班的公司 ,对方却说孟含在两个月以前就离开了这家公司。

好好的一个人 ,突然间就失去了音讯 ,像一块石头沉入了大海。

安然和丈夫孟含都是家乡一所乡镇中学里的英语教师 ,安然是因为要追随恋人才和孟含一起到他的家乡去的。两人结婚有三年了 ,可因为孟含一直想落实调进城的问题 ,所以三年来没有心思要孩子。后来因调动无望 ,加上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 ,不甘心在小镇里当穷教书匠的

红颜惊林

孟含一夜之间下了决心 ,要出去闯世界。

可是在两个月之前 ,孟含却突然地从安然的世界里消失了 ,犹如从人间里蒸发掉了一样。

从学校里请假出来的安然 ,找了一个多月没找到 ,钱花光了 ,人也心力交瘁 ,大千世界 ,茫茫人海 ,不知道何去何从。

但对丈夫的焦虑使她不能就这样放弃 ,她必须找到丈夫 ,必须知道他怎么样了。他愈是没有音讯 ,她愈是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陌生的花花世界里。

经过在这里十多天的奔波 ,安然深深地认识了这花花世界的悲凉和无奈。

这里虽然繁华 ,虽然发达 ,却也冷漠 ,却也生硬 ,一切就像这硬邦邦的建筑物 ,板着一张硬邦邦的面孔 ,看不到柔情 ,看不到慈悲。

这就是都市。

愈是这样 ,安然愈是要找到丈夫 ,要把他带回家乡的小镇 ,安安心心地在那里当教书匠。虽然地方不够繁华 ,生活不够富裕 ,但家乡最温暖 ,朴素是幸福。

再说自己怀孕了 ,更应该有丈夫在一起迎接这个新生命的降临。

虽然人在世上没有钱不行 ,但钱不能代替一切 ,有钱





的人虽拥有华屋名车,但不一定就拥有温暖和幸福。

那种看起来的花天酒地、风光气派不是真幸福。
不是。

没钱的人如果懂得生活,也能把简单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经过这段时间在城市里的奔波,认识了这一点的安然,现在无论如何也放心不下消失了音讯的丈夫,无论如何她也要找下去,找到丈夫,告诉他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

然后一起回家。

可是要找到丈夫,她必须先在这里找到工作,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然后才能继续把丈夫寻找下去。

她不相信因为怀孕了,就连一份最普通的工作都找不到。

她不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只是一句骗人的空话。

这天中午,她从一家餐馆求职出来,结果连一个最低的愿望都达不到。她只想做个洗碗工,可是老板上上下下打量着她说,你不是一个洗碗的人,你找错了工作,而且本餐馆不招人。

街市上的发廊到处都贴着招工,可是安然知道那不是她去的地方,她宁可苦一点累一点,也知道那种地方不是她去的。

红颜 惊林

她已经没有可去的地方了。连收费最低的旅馆她也住不起了。

此时她站在眩目的阳光底下，五指紧紧地捏着袋里空瘪的钱包，只觉得天旋地转，头顶上的高楼大厦像狰狞的鬼魅一样要扑下来吞噬了她。

“苍天啊，这是个什么世界啊？为什么连一个小小的落脚的地方都不能给我啊！”

“是的，这世界是冷漠的，也是怪异的，它让有的人能够处处如鱼得水，却也让有的人处处都不能找到立足之地。天地有不平，有人抗争，也有人不得不认命。”

从安然身边经过的一位年龄稍大的男子对安然说了这句话。

“不，我不认命，我要抗争，我要抗争！”安然眼含悲愤的泪水大声说了一句。

正在这时，身边突然响起了安然的家乡话，身在异乡又遭山穷水尽的安然突然像触电一样痉挛了一下，目光立即射向说家乡话的两位女子身上。

这两位女子看样子一位二十多岁，一位三十好几，都衣着鲜艳，年龄大的身材高挑，年龄小的身材稍矮。

两位脸上都化着浓浓的妆，看不出庐山真面目。

安然顾不得多想，跟上去叫了一声老乡。





两位女子停下来看着安然。

“你也是青阳来的人？”年龄大的那位问。

“是的！”安然激动地回答。

“你没有找到工作？”还是年龄大的那位打量着手扶行李箱满脸倦容的安然问。

“是的。”安然神情黯淡了下来。

“为什么不回家？”

“我不能回家。”安然黯淡的神情一下子变得坚定起来。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高个子的老乡看着安然。

“我要继续找工作，可是我现在没钱了，我……”

“不要发愁，你这么年轻漂亮，何愁挣不到钱？你跟着我们去吧。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每个月能挣几千呢。”高个子的老乡带些自得地说。

“你们做什么工作？”安然虽然猜出了几分，但心里并不希望自己的猜测是对的。

“坐台。”高个子的那位还是不以为然地说。

“坐台？”安然闪了一下眼睛。

“坐台就是陪客人唱歌喝酒跳舞。”

“这不是三陪吗？”

“差不多吧。”

红颜 惊林

安然沉默了,老乡也再没说话。

“老乡,我看你现在的情况很糟糕,连吃饭住宿都没有保障,还考虑那么多干什么?要不你也和我们一起试试,先解决吃饭问题要紧,工作再慢慢找吧。”高个子老乡建议。

“不,不可以!”安然将头摇得像拨浪鼓,心里却在悲愤地说,“我出来是为了找丈夫,好好的一个良家女子,怎么可以沦落为三陪小姐啊!”

“你要是不去就算了,不过我可以留个电话给你,万一你迫不得已要走这条路,可以打电话找我。我也是看在老乡的分上才想帮你。”

高个子老乡说完让安然拿纸笔给她,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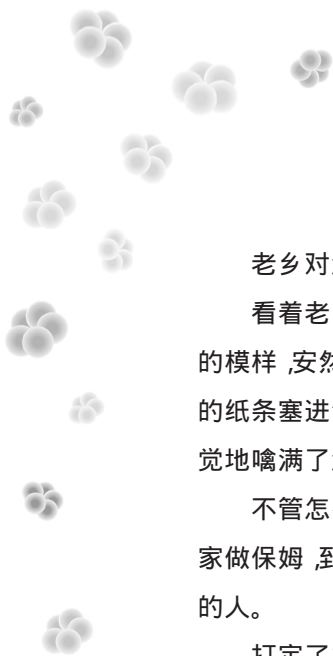
其实安然之所以要给她纸笔,倒不是因为想到有可能自己去做三陪女,而是想到再继续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找她借点钱,或者借宿一晚也好啊。

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身无分文是多么可怕,流落街头随时都会遭遇危险。

早上在街边或公园里或城市的哪一个角落里看见一个殒命的人,完全不是什么新鲜事。

外面的世界是精彩的,外面的世界却也是可怕的。





老乡对沉默的安然摆摆手离去了。

看着老乡脸色滋润衣着光鲜而且还穿得像个大学生的模样,安然不禁一声长叹,黯然地将写有老乡手机号码的纸条塞进包里,然后抑郁而茫然地往前走,眼里不知不觉地噙满了泪水。

不管怎么样,她是不会去当坐台小姐的,哪怕去给人家做保姆,到单位去做清洁工,也还是个亮堂堂的有人格的人。

打定了主意的安然,最后来到保姆市场。在那排列成队等待主顾的保姆队列中,安然显然与别人不同,主顾很快就看上了她。

眼看着在进行体检之际,安然不得不透露自己怀有身孕一事,并诚恳地表态决不会连累主人,到了她干不了活的时候她会离开的。

可是没有谁愿意接受一个怀孕的保姆。

一个又一个看上安然的主顾,一个又一个摇头离去。

尽管安然不断作保证,可终究没有碰到一个愿意留下她的人。

她感慨这个世界有越来越多考虑自己利益的人,却越来越少有考虑别人需要的人。也许人间本来就是这样,这也没什么不好理解。

2

安然无处可去、流落街头的时候到来了。

她最终从包里拿出了那位老乡的纸条，按那个号码打了过去。

她想借宿一阵子，同时跟老乡借点钱，另外还得请老乡帮她出出主意，她再这样孤立无援地折腾下去也没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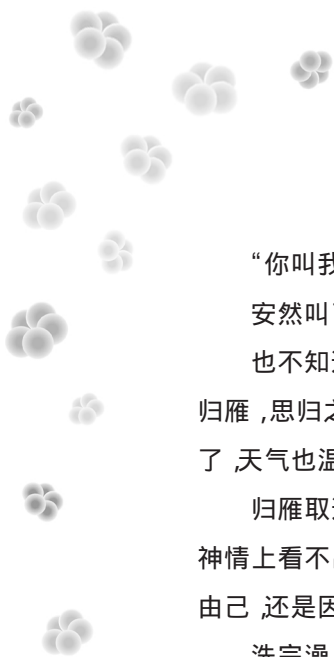
从小没有兄弟姐妹而现在连父母也离世了的安然，在找不到丈夫的情况下，一个老乡也是她心目中的亲人。

接到电话的高个子老乡很爽快地接待了安然，将安然带到了她租住的房子里。

那是一套三室的房子，里面住着三个女人，有一个是安然那天见到的另一位老乡，另一位是外省女子。

高个子老乡说她叫归雁，当然不是本名。





“你叫我老乡也行,叫我归雁姐也行。”她说。

安然叫了她一声归雁姐。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名字让她感到一阵心酸。归雁归雁,思归之雁,此时正是阳春三月,北方的气候也回阳了,天气也温暖了,南飞的大雁也该往北回飞了。

归雁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思归之心吗?可是从归雁的神情上看不出她有丝毫的望归之心啊。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还是因为纸醉金迷乐此不疲?

洗完澡后躺在床上睡觉的安然,迷迷糊糊地一会儿想着自己的问题,一会儿想着归雁的问题。

当她一觉睡醒睁开眼睛的时候,已是黄昏时刻。

“你从昨天中午一直睡到现在。你的确是太累了。”来到房里的归雁看着她说。

安然是觉得睡了好长时间,她感到脸和眼睛都肿胀了,紧绷绷的,而且头也昏沉沉的,她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

她梦见了丈夫孟含,梦见他在这座城市里迷失了灵魂,不知道寻找回家的路,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更不认识站在他面前的安然是他什么人。他们就那样一个跑一个追,持续了好远好远的路程。

安然从床上坐了起来,双手抱膝支着下巴,目光迷惘

红颜 惊林

地看着窗外的黄昏暮色，身在异乡为异客，特别是身无分文走投无路的境况下，心里的凄凉与愁绪像氤氲雾气一样环绕着她的全身。

此时恰巧一群大雁排成人字形从天空中飞过，那样从容地缓缓地向北方飞去。

看着那群飞雁，蓦然想起书中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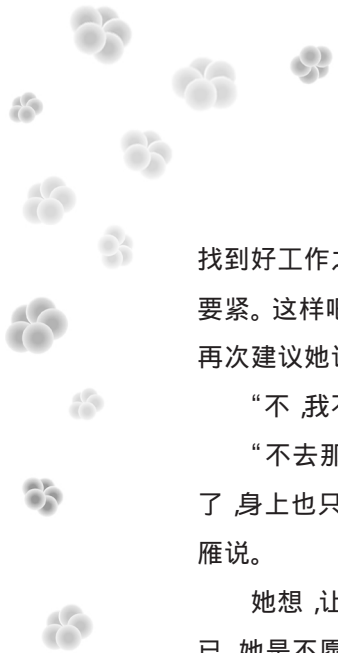
此宾鸿仁义之禽，或数十，或三五十只，递相谦让，尊者在前，卑者在后，次序而飞，不越群伴，遇晚宿歇，亦有当更之报。且雄失其雌，雌失其雄，至死不配。此禽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备：空中遥见死雁，尽有哀鸣之意，失伴孤雁，并无侵犯，此为仁也；一失雌雄，死而不配，此为义也；依次而飞，不越前后，此为礼也；预避鹰雕，衔芦过关，此为智也；秋南春北，不越而来，此为信也。

看着此五常足备之飞鸟，一时间感动还有悲戚铺天盖地向安然涌来。

加上想到刚才的梦，大滴的眼泪便从脸上滚下来，找到丈夫的心情更加迫切了。

“老乡你千万莫伤心，有句话说一根草一滴露水珠，天无绝人之路的，你看我们这些没文化的粗人都能在这里活下来，何况你还是个大学毕业生呢？你又年轻又漂亮，又有知识，一定会找到好工作的。挫折是肯定有的。在





找到好工作之前,你先委屈一下自己,弄点钱把肚子填饱要紧。这样吧,你跟我去坐台,我保准有人给钱你。”归雁再次建议她说。

“不,我不去!”安然毅然摇头。

“不去那你怎么办呢?我的钱都寄回去给孩子读书了,身上也只有两百元钱了,借给你也管不了多久啊。”归雁说。

她想,让这个老乡自己弄到钱是最好的,不是万不得已,她是不愿把钱借给别人的,何况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不了解的陌生人,借钱无疑是一种冒险。

所以她只能说没有钱。

见安然还没有表态,她想了想,便转换了一个话题说:“老乡我跟你说呀,其实让你跟我去坐台是小事,更主要的是让你到那里去碰碰运气,那里有很多有钱人,有很多老板,要是你运气好的话,被哪个老板看中了,愿意给你一份工作,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在那样的地方,你能够与他们坐到一起交谈,总比每天无头苍蝇一样在街上乱撞要容易碰到机会吧?不信你试试看。”

此时此刻,安然不能不将自己出来是为了找丈夫,而且自己身怀有孕的事全对老乡说了。

“是这样啊?”归雁吃惊了。

红颜 惊林

不一刻，吃惊的归雁便开口了：“老乡，既然是这样，你找工作当然难了，想不去坐台都不行，你最好晚上去坐台，挣来的钱白天就拿去找丈夫，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反正坐台又不卖身，没什么的。而且那里能接触到很多人，说不定对你找到丈夫会有帮助呢！”

安然那茫然地注视着窗外的眼睛突然闪了一下，抱紧双膝的手动了一动。

归雁自然是注意到了这一点，立即说我去做饭，吃了饭我们一起去。

待安然坐上饭桌，归雁对她说你自己吃菜别客气噢，我们这里是吃大锅饭的，都不客气的。

“吃大锅饭？”安然不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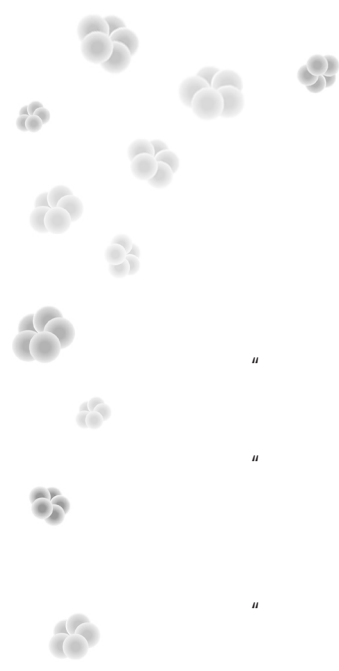
“就是一人做饭大家都吃，要不做饭就都饿着。我在这里算勤快的一个，我最大嘛。多数时候是我做，那两只懒虫多数时候只知道饭熟了就起床吃。”

“这也不是办法。”安然说。

“怎么办呢？大家都是外来妹，都是相同的命运，住到一起来了隔不开的。”

说话间便听见那两个女的趿着拖鞋匆匆忙忙地从盥洗间出来，头发也是懒懒散散地用皮筋拢一下，梳都没梳。





看到这样子 ,安然心里不由得感慨万千 ,这是过的一种什么生活呢 ?

“归雁你要带你老乡去坐台呀 ?”那位外省女子好奇地盯着安然 ,“她看起来像有文化的人 ?也落到这地步 ?”

“你以为工作是这么好找的呀 ,想得挺容易 !”归雁瞪了那位外省女子一眼 ,心想原本就做不通安然的工作 ,她又来句这么搅和的话 ,真讨嫌。

“我要是有文化呀 ,肯定能找到工作 ,不会来干这行当 ,要不然 ,这书不是也白读了。”她又说。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你以为你是谁呀 ?有些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呢 ,你就是有文化扫厕所都没人要 ,最起码你吃不得苦 ,成天只知道睡懒觉 !”

对方被归雁说得有些生气了 ,放下碗起身说 :“我不吃了 !”

安然不安地看着归雁。

“别理她 ,一会儿就好。觉睡够了这死货又会来缠着我打牌的。我们无聊的时候多 ,谁也离不开谁的。”归雁笑笑。

3

夜色渐浓，屋里的三个女人开始着装和化妆。

归雁房里占面积最大的，可能还不是那张席梦思床，而是衣柜和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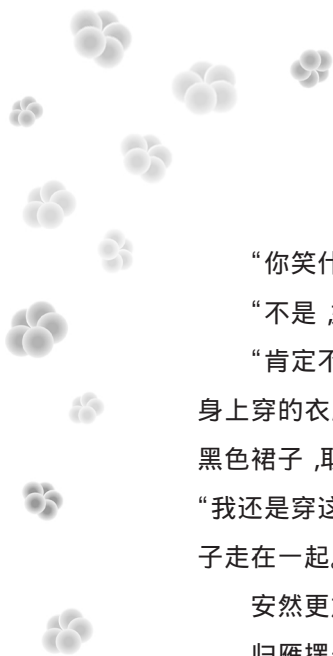
“干我们这行的，最重要的当然是打扮了。我们要不断更新服装，首先要从穿着上吸引客人。”

“可我看你的衣服一套一套的都像大学生穿的似的，不是袒肩露背的那种。”安然不解地说，尤其当她看到两套只适合高中生穿的背带裙的时候，心里不免就有些好笑了。

如果不是看到归雁这高挑的身材和扑上脂粉后遮盖了皱纹的脸，那么只需要想想一个三十八岁的连孩子都上高中了的农村妇女穿上一套高中女生才适合穿的背带裙，那该是多么的滑稽可笑啊。

安然哑然一笑。





“你笑什么？不好看吗？”归雁问她。

“不是，好看。”安然说。

“肯定不好。算了，我还是换一套吧。”归雁还是以为身上穿的衣服不好看而让安然发笑，于是脱下身上穿的黑色裙子，取下那套让安然更发笑的红格子的背带裙说：“我还是穿这套，有朝气一些，特别是跟你们这些年轻女子走在一起。”

安然更加要笑，但这次她忍住了。

归雁摆弄妥当后，便要为安然化妆。

“我不化妆。”安然拒绝。

“那不行，在那种地方这素面朝天的样子谁都不会看你一眼的。”

“如果非要涂脂抹粉人家才看的话，那这样的人我也不要他看。”安然说。

“不管怎么说你也要弄得跟那种场合相称才是啊。难道你既不化妆也不换套鲜艳的衣服，就这样子去吗？”

“我可以换一套裙子。”安然说完打开皮箱拿出一套样式还不错的裙子换上了，那头柔顺的头发浅浅地披在肩上，没有刘海的额头呈现出光洁而润泽的光亮。也许是因为睡了一个长长的觉，得到了充足的休息，这一刻的安然显得神清气爽，靓丽无比。

红颜 惊林

俗话都说保养之术男人靠吃女人靠睡。充足和良好的睡眠的确能给一个女人很好的面貌和状态。

几位打扮完毕。在归雁的带领下,安然和她们一起来到了“如梦园”娱乐厅。

门顶的霓虹灯一闪一烁,像鳄鱼的大嘴一张一合,不断吞进那一群群扑面而来的红男绿女。

进去一间大厅,大厅里摆着一排排长凳,大厅的一端有彩电,正在播放电视剧。

大厅靠走廊的这边是玻璃窗,从窗口往灯火通明的大厅看去,能将大厅看个一目了然。

归雁和安然来的时候,大厅的长凳上几乎座无虚席,像火车站里等车的情形,不过这里的风景特别了些,全是红妆粉黛,裙裾飘飘。

归雁对拦在门口查问安然的领班说,她是我老乡,带她来玩玩,回头我买烟给你抽,然后显得亲昵无比地在他肩上轻捶了一下说:“干吗这么严肃呀?平时那么可爱的。”

领班是个戴眼镜的小白脸,文质彬彬的样子,像个书生。

一转身归雁便告诉安然说,在这里领班的权可大了,他要是对你好,就让你去陪那些有钱又大方的男人,要是

//

